

皇白石齋詩集

「清」李鑾宣撰



此卷由王鑑題寫

〔清〕李鑾宣撰

皇白石齋詩集

点校

劉澤

孫育華

陳金戈

責編

張文穎

封扉設計

封面題字

王朝瑞

謠。

采、識繢之輩，苟者當自折之，固非  
之辱辱，不禁悲喜交乘惡。因賦大聲曰：

十二百六十二言，女真武旦打辛，日甲五日丁辛。

堅白石齋詩集

【清】李鑾宣 撰

劉澤 孫育華 陳金戈 點校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运城报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9.125 字数：241千字

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册

ISBN 7—203—01910—1

F·277 定价：9.80 元

猶不來，只到大約兩年，卽縣令清責乘道所事，未嘗見他，亦不知其姓名。其後卽知其人，爲長治人也。

## 前言

李鑾宣，字伯宜，號石農，靜樂（今山西靜樂）人。生於清乾隆二十三年（公元一七五八年），於嘉慶二十二年（公元一八一七年）九月卒於四川佈政使任上。幼年喪母，由祖母撫養成人。天資聰敏，十二歲補弟子員，二十二歲以拔貢生舉於鄉，入都爲景山官學教習。乾隆五十五年（公元一七九〇年）中進士，授刑部主事，官刑曹，充秋審處總辦。嘉慶三年（公元一七九八年），因京察一等，陞任浙江溫處兵備道。嘉慶十一年（公元一八〇六年），授雲南按察使，因建水民龍世恩案，爲巡撫挾怨彈劾，下刑部獄，遣戍烏魯木齊。其間父喪，於第二年放還回籍終制。後歷任天津兵備道、直隸按察使、廣東按察使署布政使事、四川布政使權四川總督事。嘉慶二十二年

(公元一八一七年)九月，擢陞雲南巡撫，未聞命而卒。

李鑾宣出身仕宦之家，爲孫文定公嘉淦的從外甥，從幼年時起就受到經書和聲韻方面的良好教育。由於家庭的影響和傳統教育的薰陶，他「少年壯且厲，心慕仕與官」（述哀二十二首其一），「少日漫思名不朽」（暮春言懷二首其二），就立志走仕途經濟、顯身榮親的道路。雖然經歷曲折、仕途坎坷，他還是實現了自己的追求，官列二品，取得了立石隧道的資格，在原籍靜樂縣五家莊建起了九十九孔石窑兼備花園的李氏宅第。但是，作爲一個封建社會的官吏，李鑾宣恪守儒道，以兼濟爲務，爲人耿直，治事尚稱寬簡平易，所到之處多有政績。任刑部主事時，他公平辦案，冤獄多有平反。在溫處兵備道任上，行保甲，防海盜，賑濟災民，甚有政聲。雲南龍世恩一案，使他蒙冤入獄，荷戈遠戍，無疑是重大打擊，但並沒有使他在仕途上消沉下來，兵備天津時期，他親自督責疏通河道，加築堤防，終其任沒有發生

水患。又在天津城南修造沃田數千畝，爲民造福。因此，他的朋友秦瀛說他：「公爲人伉爽，中無迴互，而獨講求經世之術，以余所識天下士大夫至多，而忠耿亮直，足以任國家之事，無如公者。」（雲南巡撫四川布政使石農李公神道碑）這個評價，讀者均可從他的詩集裏得到內驗。除去自述其旰食宵衣、勤於治事的詩作不說，就那些離任時當地士民列道相送的場面即可從客觀方面說明其政績之一斑。他任浙江溫處兵備道六年，後考績入都，離開東甌時，生儒商賈，兒童父老，羅列道旁，依依送別。他寫了杯酒詞述語四首描述那感人的情景。現引第一首如下：

五步一盃酒，十步一盃酒。  
生儒羅道前，商賈擁道後。  
土音何歡歡，黃  
童共白叟。肩與不得前，  
焚香闔戶牖。爭道監司賢，嘆息不容口。  
監司平與揖，爲我謝慚負。  
憶我來東甌，六載亦云久。  
善政未及民，何足勝  
言對父母？臨別不能別，愛此風俗厚。  
盃酒何敢辭，不辭何敢受！

這樣的描寫恐怕不是自誣。其友無錫秦瀛在他之前爲甌括觀察使，多政績；李爲溫處兵備道，士民德之，遂將李秦二人的肖像繪於江心寺，題曰「前秦後李」。若治事平平，或爲惡政，是得不到士民如此敬重的。毫不容口。

嘉慶二十一年（公元一八一六年），「綸音遙下五雲端」，李鑾宣受命

四川布政使，離粵時寫了別廣州作二首，其中有句云：「未必政聲真卓犖，卻於文字有因緣。」可視爲李鑾宣對自己一生政治事業和詩歌創作的一個總結，而且比較客觀。如前所述，李鑾宣一生爲官清正，所到頗有政聲，但畢竟不可能有什麼了不起的建樹。倒是作爲一種才能和愛好，詩歌創作成了他的第二職業。他把自己一生的經歷、仕宦、交游，感受全部用詩歌記錄下來，每一生活階段結束後，他就把這一時期所作的詩篇按時間先後編排，輯爲一集。青年時期所作謂行行艸，惜乎不存。在京任刑部主事時期所作謂白雲集（因官衙內有白雲亭而得名），任溫處兵備道時期所作謂甌東集，任

雲南按察使時期所作謂詔南集，遣戍迪化州時期所作謂荷戈集，任天津兵備道時期所作謂七十二沽草堂吟，任廣東按察使時期所作謂訶子林集，任四川布政使時期所作謂不波館集。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一部堅白石齋詩集就是李鑾宣的一部詩體自傳。李的友人、清代陽湖派代表人物惲敬在堅白石齋詩集序中說：「石農先生自髫年及于中歲，室家之近，羈旅之遠，科名之所際，仕宦之所值，多處憂患之中，即偶有恬適之時，亦思往念來，不可終日。其胸中郁然勃然之氣，悠然繚然之思，要以皎然確然之志，而又南極滇海，西窮濛汜，久留幽燕冠蓋之場，遠托百越山水之地，故其爲詩清而不浮，堅而不剝，不求肆于意之外，不求異于辭之中，反覆以發其腴，揉摩以去其滓。何也？性之至者體自正，情之至者音自餘也。」這段話可用来概括李鑾宣詩歌創作的基本特點。

李鑾宣幼年即跟着祖母學習聲韵，之後刻苦自勵，於詩兼備衆體，創作

甚豐。他死後，蔣攸銛將其詩稿交董游整理時，共存二千餘首，經遇刪汰，收入堅白石齋詩集的古今體詩尚為一千二百六十二首。從詩的題材內容劃分，主要有描繪祖國山川、抒寫個人生活感受、反映社會現實生活和詠史懷古等四大類。

第一、李鑾宣一生除刑部主事任職京師外，其餘皆為地方官或遭成烏魯木齊，足跡遍及中華大地的東南、中南、西南和西北。他熱愛祖國的自然風光，無論是江南秀麗的山水，還是西北壯美的景觀，他均以一位詩人的審美敏感去感受它們，以驚喜的眼光去透視它們，隨着他的足跡所到，移步換形，用清新的詩歌形象把祖國的山川風光呈現在讀者面前。他的山水風景詩不是一副筆墨，而是從不同對象的審美特點出發，運用不同的語言風格去描繪反映，呈現出多姿多彩的藝術風貌。詩人在溫處二州時期，壯年有爲，置身歐越之地，目之所接，非山即水，一片明秀。這裏既有九溪「一徑少人

跡，四山多鳥聲。沿徑松風來，洗耳神爲清。覓低衆溜集，石瘦一峰撐」  
（九溪），桐廬「一路溪山淺黛描，滿林霜葉秋煙嫋。秋煙霏霏憺忘歸，水  
光激灑山光微」（桐廬舟望），這樣清幽嫋媚的山水畫圖，也有「不覺天皆  
水，蒼茫得大觀。乾坤涵一氣，日月轉雙丸。蜃吐樓臺現，煙消島嶼寒」  
（白沙嶺望海）的水天浩茫的大海景觀。在從雲南返京路上，他游覽了西南  
大自然的奇觀——溶洞，描繪了洞內千姿百態的景象：「紛紛石髓滴成乳，  
蓮花吐萼薤倒披。七級窣堵大士現，千層瓊館羣真棲。髻鬟婀娜神女下，簷簷  
蓋飄忽靈遊隨。玲瓏突兀不可以思議，周迴六角彷彿蟠龍虧。」（牟珠洞）恰  
切的比喻，生動的描繪，使讀者如身臨其境。在遭戍烏魯木齊期間，詩人觀  
賞了祖國西北荒漠壯麗的圖景，補償了他含冤遭戍的不幸。七律浮雲很有代  
表意義，詩云：「浮雲萬裏氣縱橫，幕幕荒煙一望平。雁塞天寒春不到，龍  
沙車過轍無聲。」霜嚴戈壁駝峰兀，風捲穹廬鳥陣驚。到此不須愁寂寞，雪山

長傍馬頭明。」遣戍烏魯木齊本屬含冤，離親遠征更使詩人倍感悽傷，可西北壯美的自然風光使他精神爲之振，沒有感到荒漠的孤寂。車中吟四首其三寫沙漠羊角旋風的狂暴：「羊角搏沙吼黑風，霎時勃勃又蓬蓬。」村墟如莽啼妖鳥，草木皆兵鬥鬼雄。」  
一船歌，取瀚海歌描寫莽莽無人浩浩無垠的沙漠，旅人行於其中。「凝睇何所見，但見沙中細石璫且璘。」抬眼何所見，但見天山雪積高嶙峋。」  
眼前脚下的沙石，望中天際的雪山，大約也就是浩瀚沙漠中最突出的兩種事物了。  
大雪，留大泉一日。是日寒食，得詩五首，其一描繪了「大塊同色，漫漫銀海鋪」的雪景，特別是明霜歌描寫西北地區晴天飛霰的奇景，把浮浮灑灑，甲光射五色，且輕如飛絮的明霜寫得形象生動。  
在廣州時，他贊賞「西北羣山浮海去，東南積水拍天來」的南海壯觀（扶胥泛舟東同遊諸君子二首），赴蜀時又驚嘆蜀道的艱難險阻。而從廣州北返途中寫的五古大煙水雄峻清遠，可稱後期山水詩的代表作品。詩云：

峻峽鎖怒湍，趨海勢橫猛。到此或一放，氣慾敵滄溟。山遠春水闊，潮平天宇靜。淼淼復渺渺，來去幾煙艇。鳴榔聽清響，捩舵促敍景。中流望不極，乘筏似浮梗。海風吹入窗，陡覺客衣冷。上水舟行遲，妙語得徐領。

第二、抒寫個人對曲折仕途、現實人生感受的詩，在集中數量也比較大。一般說來，一個正直的官吏，一生沉浮在宦海風波之中，對於官場的黑暗，人生道路的曲折坎坷，都會有自己接近真實的體驗認識。雲南建水民龍世恩案對李鑾宣來說是平生一大挫折，因為在審理這一人命案件當中，李鑾宣是正確的，卻因督撫的挾嫌誣告，不僅遭到撤職的錯處，而且遣戍烏魯木齊。這就使他深刻地認識了現實，認識了官場，認識了人與人之間除友情、公平、正義外尚有誣陷、下石、傾軋。在此之前，他對社會人生的看法是浮泛的，面對浩渺的大海想到「九州以外天皆水，三古之前我是誰」，深遠倒

也深遠，但無多大實際意義。龍世恩案後，他的感受不同了，詩的內容也就深沉了。在雲南寫的讀史雜感四首其二中說：「落井未深重下石，失巢之後况傷弓。年來幾掬窮途淚，付與蠻煙瘴雨中。」這已是切膚之痛，而非書生空論了。他爲人正直，爲官清廉，却遭到上司的誣害，因而發出「毒泉不可飲，廉泉不可酌。廉泉非毒泉，酌之竟成錯」的感嘆，對當時官場中是非混淆、廉貪不分的黑暗現狀給以有力的抨擊。戴罪北返途中在宿坡貢旅店瀕清潔作詩題壁上詩中有「未識此身何處著，得閒且覆掌中杯」的詩句，表達了前途未卜的恍惚心情。此後，即使是寫景，也把罷官遭成的情懷溶化進去，如下灘詩寫道：「水氣青三楚，秋風白二毛。孤舟穿峽險，亂石束灘高。長路愁行旅，中流有怒濤。一波平復起，不盡浪滔滔。」夜雨途行中又寫道：「日暮途更遠，啾啾歸鳥鳴。失路將安之？咄咄心不寧」。經過比較長時間的痛苦折磨，到遣戍烏魯木齊時，他的心情逐漸平靜，而思考則更加深沉，

「漸識浮生理，今吾非故吾。人情原澹泊，身世總艱虞」，雖然突不出個人憂患的圈子，但畢竟不同往昔了。

第三、問在堅白石齋詩集的一千二百多首詩裏，一直反映現實社會生活的詩篇不~~止~~三十首，所占比例甚小。但不能據此斷定詩人不關心現實，不關心人民的疾苦。詩人的本職是一名官吏，他任職期間，所到之處，均能據自己職責範圍之所及，盡力做一些於社會民生有益的事情。再者，他在刑部任職基層，後一直做地方官，能够接觸到一些實際，所以，他寫的反映現實生活的詩有些揭露了當時政治的黑暗，封建統治的殘暴，民不聊生的現實，還是比較深刻的。他初入仕途爲刑部主事，具體職責是「司圜」，得以了解刑部獄慘無人道的狀況。這裏由於胥吏的殘忍，經常有囚犯「虛懸棟樑間。尻既不著地，頭亦難觸藩。奄奄僅一息，身無寸膚完」；由於胥吏的貪婪剝削，「責飯不以炭，敗薪雜馬糞，燃火火不熯。及至將熟時，先用冷水灌。灌之亦胡

爲？「一粒兩粒算」；由於胥吏根本不管囚犯的死活，獄室裏「滿室飛青蠅，  
蹲啞不可當」，「蟣虱曳修尾，吮血同嗜瓢」。作爲一位有正義感的官吏，  
面對這種慘不忍睹的情景，不僅感慨興嘆，而且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進行了  
整治。雖然恩澤所蔽極有限，但也盡了一個封建官吏的「天理人心」，比貪  
暴要強多了。這就是司圜雜詩八首的主要內容。這組詩所反映的人道精神和  
正義感，在後來的一些詩裏仍有表現。在天津時寫的推車謠和賣子謠等詩繼  
承漢樂府的優秀傳統，用通俗的語言，樸實無華的敍事手法，描繪了一幅災  
民行乞、賣兒鬻女的慘景圖。請看推車謠：

眼。問：「從何處來？」曰：「從山東來。」問：「從何處去？」曰：「乞  
食遠方去。」車上何所有？破氈裏敝帚。車中何所施？草根兼樹皮。欲  
一憇行不行行蹣跚，昨日今日並無粒米餐。長跪乞憐施一錢，一錢不救君饑

以示寒。隻輪車，車轉轂，老婦嗚嗚抱兒哭：「賣汝難拋一塊肉，不如老嫗內容經溝瀆。」一頭小毛驥，前腳打壞人心口，畜生其少。賤也。詩中無一毫一首這是一個藝術典型。當時詩人看到的逃難災民何止千百！這一輛山東獨輪車，丈夫在後面推，妻子在前面拉，上面坐着老人小孩，由於兩天沒有吃飯，已經「欲行不行行蹣跚」了。爲了活命，只好長跪路旁向人乞討，但詩人卻想得更遠，施上一個錢也不能救災民於饑寒之中。他雖然想到了這個問題，却無法解決這個問題，因此在詩的結尾只能寫老婦痛徹骨髓的哭訴。如果沒有對人民的關心和同情，如果没有痛感現實災難的難以解決，詩人是不會寫出這樣充滿人道精神的詩篇的。在這一類詩篇中，如金馬篇由自然災害想到造成自然災害的社會原因是「近人不師古人意，虛糜國帑無良謀」。在自然災害面前，老百姓「賣兒鬻女草間活，乞人稠比稠人稠」，而監司名爲「勘察」，實則擾民，地方官吏爲其大開宴席，「膏梁醉夢日月昏」，不知四野哀

鴻叫」。

這樣對比慘烈的現實够令人痛惜的了。如相逢行寫了一位戍邊老兵

的悲慘遭遇，平番途次二首反映了西北沙漠地帶人民的生活，棧行雜詩十首

描寫了蜀道上農民、船工、腳夫等勞苦百姓的艱辛活計，都在一定程度上揭

露了社會的黑暗。其中也有個別篇章以寫實的手法繪製了農村和平生活場

景，如蕭家渡首寫「黃雲綴地禾耳生，白露滿塘菱角熟。蔗田一稜煙入林，

茅竹千竿雨壓屋」，派田園寧靜的氣氛。次寫「村家女兒少妝束，朱粉不

知臉如玉。開門爭識長官來，手摘牆頭野黃菊。」人物栩栩如生，呼之欲

出。這也從另一側面反映了農村的現實生活。只毛身誰知苦向人道說，用韻

車，除以上幾個方面的詩作外，李鑾宣也寫了不少吊古感懷的詩篇。可以

說，凡是他的足跡所到之處，只要有古蹟遺存，就要凭吊作詩。但從這些詩的

內容來看，詩人似少史識，能够打動人心的篇章甚少。現抄岳忠武王墓一首

以示一般：  
繡車，車轔轔，苦歌唧唧淚泉哭。  
「讀文無盡」，題詞，成化